

論無聊

李夢

西札記

林俊傑那首名為《無聊》的歌中，有這樣幾句詞：「沒事做就會無聊，沒有地方動手動腳，悶到就快要發瘋，嘿咻嘿咻咻咻水澡。」

這種百無聊賴又蠢蠢欲動的狀態，讓我想到電影《艋舺》中那些飛一樣的少年。豆導鈕承澤將鏡頭對準台北西南角一個名叫艋舺的地方，以及常年在那個魚龍混雜地方遊走閒逛的年輕人。不願意唸書，不願意被管教，這些動輒以「混黑道」自居的男孩子要麼拎着木棍打群架，要麼一邊喝酒一邊天南海北地聊，或者去夜店酒吧約女孩子跳舞談情。總之，如果這個社會是用方方正正的規矩框起來的，那麼，這些渾身是刺的傢伙們總要想法給這些看上去很美的規矩，戳出幾個窟窿來。不單《艋舺》，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及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中，都有類似的百無聊賴的身影出現。似乎，導演們想用這樣的無所事事，影射一代人步出青春期前的迷茫和無助。

學者史文德森 (Lars Svendsen) 在《無聊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Boredom) 一書中，分析了「無聊」這個與現代社會中個體生活狀態息息相關的概念。固然，上帝也會無聊(當他周日放假的時候)，亞當和夏娃也會無聊(當他們在瓊瑤美酒伊甸園中飽暖思淫慾的時候)，但「無聊」這個詞用來形容人的時候，仍是當代社會中的個體。在作者看來，這其中的原因，恐怕與信息過分密集和飽和有關。一個社會中信息量的膨脹式增長，必然會影響到社會中個體接受信息的深度和厚度。

當人們將越來越多的時間用於收集和處理大量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時，人們深入認知和了解知識的時間必會相應地縮短。換句話說，如果你每天將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飯前飯後的消化時間以及睡前閱讀的半個小時都用來刷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你選擇閱讀一本書、觀看一部電影和欣賞一張唱片的時間必然會被擠佔。看上去，人們用在微信、微博和網絡段子上的時間也能幫助我們獲取大量信息，但如果這些碎片化的信息(information)無法轉化為知識(knowledge)，那麼生活在科技飛速進步時代的現代人或許會被這樣的進步綁架，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

不過，也有學者為「無聊」和「無所事事」辯解，稱它們是啓發創造和滋養靈感的絕佳方式。英國某大學教授曼恩去年發表在《創造力研究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出「無聊可以提高創造力」這一觀點。在她看來，無聊是「心理學中的灰姑娘」，平日裡躲在廚房角落灰灰頭土臉不起眼，一旦華麗妝容一打扮，即刻引得王子心動不已。曼恩嘗試勾連「無聊」與「白日夢」兩個概念，認為當個體沉浸在白日夢式的、迷離恍惚的狀態中，思維的活躍和靈敏程度反而會相應提高，腦子裡往往會有些突發奇想和新主意冒出來。

由此，我想到文藝復興時期荷蘭畫家丟勒(Albrecht Dürer)的一幅名為《憂鬱》(Melancholia)的銅版畫。畫中的有翼天使一手托腮，似在發呆，又似在想心事。她的身旁，有同樣在發呆的丘比特，還有一堆散落的工具，譬如劍、沙漏、木梯和一個碩大的多邊體。後世學者對此畫含義有諸多分析，其中的不少意象至今仍曖昧不明，不過，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畫中那位憂鬱的天使，確是一副無所事事的模樣。憂鬱，或許是她排遣無聊的一種方式。同樣的憂鬱形象，也出現在挪威表現主義畫家蒙克(Edvard Munch)的代表作《憂鬱》中。畫中那男子，不論姿勢或神態都與丟勒畫中的天使頗為相似，只是蒙克簡化了人物身邊的意象，將這種情憂鬱若有所思的男子置於一片扭曲變幻的色塊中，愈發見出焦灼和不安之感。

既然無聊是現代人繞不開的宿命，那我們總要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學習怎樣面對它。面對的方式因人而異，有人訴諸暴力(譬如《艋舺》中的打群架等)，試圖用痛感和掙扎塞滿那些空置的時間；也有人選擇在無事可做時發夢或思考。至於人們究竟應該對抗無聊，還是應該與無聊和平共處相安無事甚至享受因無聊而生發出的種種纏綿離奇快感，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了。



蒙克畫作《憂鬱》

我有一年朋友來信談及我以前的練口語的短文，說「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氣。尤其你說在錦江飯店前找外國旅遊者練口語一事，著實讓人唏噓感嘆。你的衝動和執著值得我們後輩學習。」慚愧！如果我有那位少年提筆的勇氣……

門德爾松小提琴協奏曲

蘇西

五年前被定為「有右派言論」後，灰心、恐懼之極，謹小慎微、但求平安。「文革」結束後，覺得有了希望，開始復習英語、苦背單字。得到徹底平反後，不再滿足於在「一所千餘職工」的工廠裡等待「落實政策」，才加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在電視機旁流著淚聽這支協奏曲，勾起了沈沈的回憶，連帶回憶起練口語時一件在我身上發生的事。

東西走廊

許揚

地址的名片。我當然沒有名片，就叫我等著，他上樓去取。此時我已走到錦江飯店大門口，就叫我等著，他上樓去取。我欣喜之餘，定下神來，看到門口站崗的警衛，膽怯之情油然而生，而且隨着秒數倍增。但又不願放棄，只盼他快點下來。我知道，每過一秒鐘，他下來的時間就近一秒，而我害怕的事終於要發生的時間也更近一秒。時間在斟酌和恐懼這兩種情緒的鬥爭中逝去，使我幾近崩潰。最後，想到免禍、活著還是重中之重。趁警衛或便衣還沒有走近我之前，我還是一撤一吧，逃跑了。

五年前，我逃跑到美國，跟上述那位退休校長說起此事。校長說，市立圖書館設有諮詢部門，不難查出那時去中國的參議員是哪幾位，而且為我找到兩位年齡相近的疑似的姓名和所屬州名。我想，參議員可能已換了屆，就沒有去順藤摸瓜。

文史叢譚

江南三月，草長鶯飛，此時最宜遊人出行，杭州西南五十餘公里有龍門古鎮，以明、清古建築群而聞名，是現今江南地區明清古建築群中保存較為完整的山鄉古鎮。也是近些年杭州居民熱衷的旅遊地之一。該鎮村民多為三國東吳大帝孫權家族後裔，千百年來，經各房一代又一代的建築，從一個大家庭的聚居地，形成今日的古鎮。龍門古鎮是富陽市最大的自然村，居民二千多戶，七千多人口，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孫權的後裔，沿襲至今已至第六十五代。古鎮建築以兩座孫氏宗祠為中心，共建有孫氏廳堂四十多座，磚砌牌樓三座和一座古塔一座寺廟。鎮內屋舍房廊相連，長街曲巷連貫相通。距龍門古鎮一公里處，有龍門山，雄偉峻拔。東漢名士嚴子陵遊覽龍門山時稱讚「此地山清水秀，勝似呂梁龍門」，龍門古鎮因此得名。一路沿龍門溪而上，只見山道逶迤，山岩森列，兩側奇峰異石凸出，形似鐘鼓。谷中溪水縈繞，有飛瀑直瀉，落差百米，富陽籍作家郁達夫在《龍門山題壁》詩中讚曰：天外銀河一道斜，四山飛瀑盡鳴蛙。明朝我欲扶桑去，可許碾邊泛釣槎。

富春江畔龍門鎮

許揚

龍門古鎮以卵石鋪成，民宅民居亦以卵石作牆垣，這裡的古建築類型非常齊全，從廳堂的建築形式看，可分為「井」與「回」字形兩種，廳堂四周環以本房成員住宅，再築以高牆，形成封閉式的院落。古鎮內廳堂密布，巷道縱橫，牆簷相連，房廊相接，走進古鎮令人如墜迷宮，東西莫辨，別有一番情趣，這些功能各異的建築物在歷經滄桑和戰亂之後，至今保存完好，伴隨着古樸、小橋、溪流與古街，構成了古鎮獨特的風景。明代永樂年間至嘉靖年間，龍門孫氏後裔人丁興旺，成為富春望族，便集資舉辦龍門廟會，人們拜菩薩、拜祖宗，辦宴席，族人遍邀親朋好友，熱情招待。方圓百里各地商販紛紛前來趕集，古鎮街道人山人海，富春江兩岸，以此為最。此外，龍門古鎮「開元宵」也頗有特色，從正月十三開始上燈，到正月十八落燈，在古鎮的祠堂和所有的廳堂裡都掛上傳統特色的各種花燈和紅紗燈。每座廳堂上方的正中掛着各房、各支祖宗的畫像，又稱承支阿丈。除了花燈以外，還有各種戲燈，如龍燈、竹馬等，二〇〇六年國家旅遊局授予龍門古鎮國家4A級旅遊景區稱號，二〇〇七年，龍門古鎮在首次最美的村落評選中獲第一名。

楊繼良

二〇一五年上海新年音樂會演奏了這支協奏曲，鳳凰台轉播了，在大洋此岸看到，打開了我塵封已久的回憶。「青年會」組織退休老人幫助國際學生練口語，我們則向他們介紹各國的情況。我的「搭檔」老師，一位退休中學校長，幫助我在教堂裡貼了張求助的布告。有一位中年女士催我起草，聊起她一九七九年隨團回國上海的經歷。在下榻的錦江飯店門口，一個手持提琴的少男，向她們那一群清長還歸來的老外公道，說願意為她們演奏。老男們好奇，請他到他們的房間；這位少年演奏的就是感動他的第二樂章。樂曲非常優美，充滿了美麗的期望。老男們極為感動，競相為他推薦、擔保，去到了美國最著名的朱麗葉音樂學院。那時中國剛剛開放，美國各名校都樂意幫助中國學生。要做到演技使老男們如此醉心，技藝必甚了得。十年磨一劍，那十年整個都在「文革」期間，少年和他的父母必是堅信終有出頭之日，才能夠抱着甘冒挨鬥的勇氣堅持下來。當催我起草的女士對我講這則故事時，這位少年必已畢業、開始了藝術生涯。

人與事

鄭紀農

《大公報》前輩黃克夫先生辭世，數十年斷續續續的接觸，留下串串可堪回味的記憶。五十年代初，《大公報》社址在干諾道一二三號一幢四層舊樓，那時，黃克夫任職「港聞課」主任。港報港辦，立足香港，本港新聞是報紙重要版面，工作繁重，一項主要工作，以報道社團活動，吸收讀者，打開局面，這項長遠的辦報方針，日後證明收穫不菲。五十年代中期，報社擴充廣州惠吉西路駐穗辦事處業務，抽調黃克夫北上，出任《大公報》廣州辦事處主任。辦事處工作繁重，香港每日出版的《大公報》，指定一位專職員工帶往深圳海關，委託指定的班次火車運往廣州，廣州辦事處人員按時到火車站提取，當即將當日《大公報》分發省、市政府機關，另一部分北上運往京城，供國務院等黨政主要部門閱讀。非重要事故，風雨不改。辦事處經常負起接待港館同事工作，報社每年總有安排兩批員工免費回內地各地參觀，辦事處派人到車站迎送，安排在穗期間的活動，負責與有關方面聯繫，港館同事有個別要求盡量滿足，以當時社會情況及物質條件，工作十分吃力。港館同事對辦事處很有好感。五十年代國家發行債券，用以發展經濟建設，《大公報》不少同仁認購，表示一點綿力，黃克夫組織辦事處人員辦理購買的各項手續，按年向港館同事彙報，等債券期滿，協助辦理提取現金手續，由人民幣兌換港幣。「蘇聯展覽會」在中國各大城市舉行，是中國五十年代的大事，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廣州舉辦期



黃克夫隨軍艦「中業號」赴南沙群島採訪

黃克夫魂牽南沙

鄭紀農

香港愛國團體和愛國行業紛紛組織親友回去參觀，認識國家，認識社會主義，《大公報》主辦多個參觀團回穗，這時候，辦事處忙碌起來，負起接送給安頓住宿等生活事項。黃克夫上任後，努力打開與省、市黨政機關的關係，以利於報社開展工作，他與當時的政治紅人，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建立了良好關係，報社很快在廣州立足，陶鑄重視對港澳宣傳工作，在《大公報》上，宣傳廣東的政治、經濟文化新動向，及向海外華僑介紹國家華僑政策，這段期間，辦事處記者紛紛走到僑鄉，如台山、新會、潮汕、南海、順德、番禺，深入採訪報道僑鄉新變化與僑眷生活狀況，《大公報》闢有「南華版」，消息報導傳到海外，解決華僑的疑惑，喚起他們愛國愛鄉，《大公報》在內地的工作，由於得到省委支持，擴大影響力，廣州市民也知道市內有一家香港《大公報》。「文革」期間，香港報社「港報港辦」，不受干擾，廣州辦事的當地員工參與其事，黃克夫因與陶鑄的關係被員工免去主任職務，做一般事務工作。七十年代中，費彝民社長率《大公報》等五家報社的高層負責人赴京參加會議，我在「廣州出口交易會」採訪，負責香港五報記者組的採訪安排與聯絡，準備往車站接車，黃克夫悉開費公經穗赴京，到流花賓館找我，表示怎麼也要見費公一面，要求我為他安排，我理解前輩的心境，知道困難也答應了，終於找到辦法讓他到車站接車，他必須與我們記者組一起。在廣州車站，他終於見到多年沒有見面的費社長，事後他對我說，向費社長要求工作。「文革」結束，廣州有關方面糾正錯誤，替他安排工作，卻為他所拒，他說：「我是大公報人，什麼地方也不去，我要回大公報！」後來，回港定居，復職一事未決，年事漸高，晚年生活安穩平淡，偶然出席同業聚會。



黃克夫

黃克夫一生要事在南沙，南沙群島近年被一些國家挑起紛爭，毫無疑問這是中國領土，黃克夫是歷史見證人，受到官方的重視。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即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不到一年，國民政府海軍「太平艦」及「中華艦」，剛完成從日軍手中接收南沙群島，接收專員麥蘊瑜等回航廣州，舉辦南沙群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展覽，海軍部門決定於翌年五月南沙群島駐軍換防，再派軍艦運送補給及陸戰隊調防，黃克夫以《大公報》記者身份隨艦前往，成爲中外唯一的一位記者踏上南沙群島實地採訪，足見《大公報》的影響力及中國的社會地位。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黃克夫以《大公報》記者身份登上泊在廣州白鵝潭的「中業號」運輸艦，見過艦長李敦謙，「中業艦」起錨啓航。經過十三日夜航程，五月廿一日下午五時，抵達剛接收不久的南沙主島太平島，轉乘舢舨及涉水過珊瑚礁登上太平島，當晚，黃克夫隨即用軍艦的軍用電台，向上海《大公報》拍回一則新聞專電，報道前進艦隊指揮官姚汝鈺率領「永興」、「中業」兩艦，十八日自榆林港出發，於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抵我國最南疆土南沙群島主島太平島。電文說：「該群島係去年十二月接收，半年來防軍已在廢墟上建設了電台，氣象觀測所及營房、道路、運動場、菜園等，島上水井及儲水設備均甚完整，惟房屋被毀太重，重建不易。」

電文報道：「敵人曾在島上之東南面建築漁港及冷藏設備，姚指揮官擬於日內乘「永興艦」巡視各小島，即繼往西沙。」電文的重要在於報道「該島係於去年十二月接收」，即疆土重歸中國，以及剛接收後一連串的中國海軍及登島及軍艦巡航活動。專電載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黃克夫結束南沙採訪回到廣州，再以通訊形式寫了一篇《南沙群島實地記》，更詳細記錄太平島上所見所聞，通訊描述他踏訪南海島上漁民談他們歷代祖先於島上生活狀況，了解並發現南沙的歷史痕跡，報道中說：「諸如觀音閣、土地庵、天后廟、[林門堂上宗親]」、「祖德遠流長」等斷斷殘殘，漁民祖輩荒塚、日本侵略者葬墓等，而島上卻沒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一絲史跡。」雄辯說明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當年的接收過程，是按國際法庭及國際公約進行，國際社會承認領土屬於中國。由黃克夫報道，刊於《大公報》的電文及通訊消息現今收入南沙群島歷史文獻。

退休後的黃克夫心繫南沙，出席座談會，女兒取名東海，並以詩寫懷：迎風千里訪南沙，祖國南疆自有涯。鄭和七下西洋日，佔城南越尚荒蕪。海島有情留史跡，崖崖情調淡人家。石塘萬里垂青史，貞觀盛世立中華。

偶成之妙

貝一中

人生在緣

我們在閱讀古詩詞時，經常會遇到《偶成》一類的篇目或標題，如，戴叔倫、李清照、朱熹等，都曾寫過以《偶成》為題的詩篇，相似的篇目還有《除夕偶成》、《春日偶成》、《秋日偶成》、《湖上偶成》、《枕上偶成》等等。那麼，《偶成》是什麼意思，古人為什麼要以《偶成》為題寫詩填詞呢？

從字面理解，偶成的意思就是偶然成篇，一般是指機緣巧合、偶有靈感之作，或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樣的作品，或是即景抒懷，或是睹物思人，往往會有奇思佳構、天成妙語呈現。翻一翻那些以《偶成》為題的詩詞，其中確有不少神來之筆。如，唐代詩人戴叔倫的《偶成》：野水連天碧，峰巒入海青。滄浪者誰子，一曲醉中聽。上口、悅目、賞心。再如，北宋程顥的《春日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這種怡然自得的閒適，只有融入到山水之間才能衝口而出。又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偶成》：十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往時。這樣嘆惋，只有在觸景生情時才有可能生發。偶成之作大多是發自肺腑的，這與「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習作，不僅格致有別，而且情趣迥異。

到得後來，以《偶成》為題的詩文逐漸多了起來，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均不鮮見。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戴望舒等，都曾發表過偶成之作。當然，偶成之作一旦循例而為，兼相襲用，就未必都是神來之筆，名篇佳構，或是勉為其詞，差強人意，或是一時想不出合適的標題，權且以偶成為題。不過，這又另當別論了。

總的說來，以《偶成》為題的詩詞，原本是文人的即興創作，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比那些奉詔應制、明經試帖的遵命文學以及步韻奉和、贈答酬唱之類的附庸風雅，在藝術價值上高多了。在我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歷程中，曾有過永明體、齊梁體、玉台體、西昆體、台閣體、香奩體等諸多名堂，專一在對仗、聲律、辭藻等方面下功夫，刻意追求形制工穩，辭藻華麗，往往是過分雕琢，造作矯揉，難得有鮮活的意趣。正像魯迅諷刺的那樣，「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欺騙盲試官的。」

偶成之作不僅在文學藝術內有藝術價值，對其他領域也有合理的借鑒意義。這人世間，有許多事情都是勉強不來的，取法自然的收穫往往巧奪天工。譬如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譬如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譬如說「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等等。就如同這夫妻之份，遇合的姻緣大多勝過撮合的婚配。悠悠萬事，莫不如此。